

文叢翻譯叢書

妮索

蘇聯·P·魯克尼茨基著

文叢翻譯出版社出版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



引言

旅人啊！當你越過了大冰區，決心去探尋西雅塘河源的時候，你就首先遇到一個險峻的大山口，大自然的偉力使它雄踞在海拔五千五百公尺的高處。一站在這山口的陡峭冰凍的邊緣上，向深谷南望，你就看見羣山的尖頂並排着向遠方斜退過去。這些尖頂都呈鋸齒形，一片灰色，全是岩質的，幾乎筆直地聳立着；它們逐漸消失在蔚藍的遠方，像一條在長眠中靜臥着的巨龍脊骨。把它們劈開來的峽谷也同樣是無窮無盡，向遠處退去，你所得到的印象便是一個空曠而荒涼的世界，一點點最微弱的生命象跡都沒有。只有在冰凍的山頂上空盤旋的薄雲才能證明：即使在這個原始的世界裏，也存在着變化和活動。當你看見一隻兀鷹在下面的空間翱翔，就會這麼幻想：這隻活生生的、在雜亂的古代堆石上面盤旋着的巨禽，實在是違反了自然的規律。

你轉眼看着地圖，就發現既找不到大冰區，也找不到此刻就在眼界中的河源。代替確

切的地理指示的，是幾個令人迷惑的字：『未勘察地帶。』只當你確信了實在不可能繼續前行以後，才不再這麼猜測：到底這個高山區裏的哪一條峽谷是叫做『西雅塘河峽谷』呢？你轉過身來，繼續北行；整整一個禮拜都在雪地和冰川的荒涼世界裏跋涉，想找一條走出去的道路；你在稀薄的空氣中喘息，用意志的極端的行動強迫自己保持信心，相信你還有體力和本領從這片可怕的荒地裏走出去。此後的兩個禮拜裏，你就騎馬繼續下行，朝着那些炎熱的、肥沃的山谷走去；在那裏，勤勞的蘇維埃人民正太平平地種着棉花。

別人問起你西雅塘地區的情形，你只好回答說不知道，雖然那地方會像在掌中似的擺在你的面前。於是你補充一句，說根據地圖判斷，要想走進這片地區，只有採取一條迂迴的道路：先穿過東谷區的高地，旅行幾百公里，直等抵達大界河，然後再沿一條窄路向下游走到西雅塘河與它匯合的地點。這樣跋涉一個半月，就可以從下面走進西雅塘河峽谷，而不是從上面走下去。

可是想了一會兒之後，你又說：『我們的探險家中，似乎也沒有一個曾經從這條路進過峽谷的呢。』

不管從前的史籍裏對於這條河有什麼記載，也不管近代的勘察家們知道了些甚麼，事實上西雅塘河和那些與它平行而流的其他的河一樣，也是發源於冰川，奔流下那被它的流水沖裂開幾千年的峽谷。這裏有一個說西雅塘方言的山地小民族靠它過活，他們自誇有一部多事的歷史；而如今卻和廣大蘇維埃土地上的其他民族一起，也開始過一種由蘇維埃革命引進的新生活了。

在西雅塘河谷形成的山脈之外幾百里路的地方，還伸展着其他的山脈，它們也同樣地被峽谷劈裂開來，中間流着和西雅塘相似的河流。

在這樣一條河流的岩石岸上，遠遠地離着全世界，棲伏着一個叫做杜布的小村落；直到近來，才有人發現它的存在。這個村落的居民也講西雅塘方言。

第一章

當然，魯撒·茅本來是不會採納米·阿里的建議的，可是他到了懸崖包圍中的小杜布村以後，就和和氣氣地和她講話，又那麼熱心地勸說她，因此她終於應承了。實在她還能做甚麼呢？自從丈夫死後，她把所有的力量都用在養活自己和那小妮索身上了；但她們一直還是挨餓。米·阿里對她說過：『你到亞克壩去給阿西斯·康本人幹一夏天活，秋天他就給你一隻綿羊和那麼多的麵，這樣你回杜布村來過冬，就有個闊氣而健壯的丈夫一樣保險。』魯撒·茅和她妹妹杜拉·茅商量過這件事，後者答應到夏天替她照顧小妮索，來交換她秋天帶回來賺得東西的一半。

因此魯撒·茅就用一塊大石頭把她的小屋門口堵上，拿一塊白布遮住眼睛下部，並

且立刻乘上米·阿里先騎到村外的驢子，啓程了。沒有人給魯撒·茅送行，因為杜布村的居民們對她的命運不大感覺興趣；同時，杜拉·茅也在天亮之前去上游牧場了。魯撒·茅順着那條在懸崖的一邊開出來的窄小石路上走，米·阿里默默地騎着驢跟在後面；他偶爾望一望那把浪花打在懸崖腳下的河水。當他們走到一條窄小山口的進口時，魯撒·茅轉過頭來，最後地望了望她的家園，可是一碰到米·阿里那冷酷的視線，便低下頭去繼續趕自己的路。

她想揣測一下將來在大界河旁的亞克壩的生活。魯撒·茅根本不知道亞克壩的情形，可是對於亞克壩的統治者阿西斯·康，從鄰人那裏卻聽得不少。鄰人們常談起他的財富，他的威望和勢力；可是她一想到在那兒等待着她的究竟是甚麼時，心裏就充滿了隱隱約約的憂慮。

窄路開朗了，魯撒·茅看見草地上有兩匹馬在吃草，旁邊的石頭上還坐着一個童子。米·阿里吩咐魯撒·茅騎上其中的一匹，自己騎了另外的一匹。他把驢子交給童子，又繼續前行。

來到傍晚，正當這兩位旅人要從一塊通着河的石頭路上走下去的時候，他們碰見了一羣騎馬大漢；魯撒·茅在這羣人裏認出了，有一個就是那可恨的阿里·蕭。她馬上覺出了米·阿里的騙。如果阿里·蕭在這裏把她抓住，那麼，她就永遠不能再見她的家園或女兒妮索了。

有一次到杜布村去想討她作老婆，被她回絕之後，氣憤憤地走了的，就是這個阿里·蕭。一年以後，在那條去上游牧場的路上，撲上去拿石頭砍她丈夫，以致使他永沒有充分復原的，就是這個阿里·蕭。她丈夫死後，又不止一次地去杜布村討她當老婆，結果被她當衆大罵而惹得他更加憤恨的，也正就是這個阿里·蕭。現在他卻騎在亞克瑞馬上，向她走來了；他笑瞇瞇地，好像從前沒有發生過甚麼事情似的……

魯撒·茅在極端的恐懼之下，向四周望了一望：米·阿里這老傢伙騎馬在後，正好截斷了去路；右邊呢，是高不可量的陡壁，左邊是咆哮着的河流。河的對岸有一條路，和他們順着走過來的那條相彷彿；在這條路上，看不到甚麼人。如果魯撒·茅已經清醒地把事情考慮過，她就會感覺到：無論逃到哪裏，阿里·蕭的騎士們還是要把她抓住的。即便她設法逃進

村子，也沒有人給她一個躲避的地方。然而已經沒有考慮的時間了，一種盲目的失望驅使着她，使她掉馬衝向河邊。這匹興奮而聰穎的駿馬跳下水去，洶湧浪花的吼聲威嚇不住它，卻把阿里·蕭和他伙伴們的怒吼湮沒下去了。阿里·蕭他們也跳下水，可是魯撒·茅已經搶先到達對岸了。

魯撒·茅攔馬加鞭，疾馳到一條小路上去，這條路讓任何穩健的人走都是要留神的。她忘掉了人們的叫喊，一點也不四下張望。在這種驚恐之下，她心裏祇想催馬跑得愈快愈好；可是，不可避免的事情就發生了。在這條窄路的一個險陡的轉角處，有一塊懸探出來的石頭，她給石頭一碰，就摔了下來。可是她那碰折了的腿仍舊別在馬蹬裏，被拖過岩石，直等那嚇驚了的馬放慢腳步的時候。阿里·蕭謹慎地轉着這條路的拐角，他發現魯撒·茅已經死去了。他探下身子，撫摩着那血淋淋的破裂了的屍體，咬着嘴唇，拿袖子擦着額角上的汗珠，口裏咕囁咕囁地念起禱告文。他的伙伴們一趕到，也都紛紛下馬，彼此一眼不看，沉默地站在魯撒·茅的身旁。

行過了沙特正教●的儀式，他們把魯撒·茅的屍體扔到河裏，然後收起她的馬，到阿

西斯·康的領域裏去從此再不回那個山谷去了。至於阿西斯·康那受賄賂的僕人米·阿里呢，他決定回到主人那裏永不說出那天傍晚所親眼看到的事。

幾天以後，當一個年老的牧羊人回到村子裏去的時候，他發現死亡和河流把那一度健壯而美麗的魯撒·茅弄成了甚麼樣子。因此杜拉·茅就和幾個村裏的婦女在發現屍身的河邊岩石上行了一個葬禮，至於魯撒·茅的死因，卻從沒有人發現。

這事過去以後，長輩們便聚集在一起，決定把小妮索歸杜拉·茅撫養。於是杜拉·茅憤怒地抗議了；只因爲長輩們毫不理會她的分辯，才迫不得已，只好容納了他們的決定。「咱們都是些窮人呀，」他們說。「誰也不願意格外添張嘴來養活着。冬天除了靠那點乾飼草過活以外，咱們甚麼都沒有。可是魯撒·茅到底是你姐姐啊，所以你就得養活她的孩子。」

因此妮索就住在她媽媽那裏了。

如果粹拿·蕭在家，也許他爲着不使杜拉·茅害怕，就安慰她說：「一隻狗都會養活推給它的小狗，何況這孩子還可以吃咱們所吃的東西呢。再者，到了時候她就是家裏的一個幫手，可別把這額外的一雙手失掉啊！」

可是粹拿；蕭的心腸未免太軟了，他總是爲別人着想而忘了自己。最主要的是：無論如何總不能讓這孩子一生赤着身子在村子裏跑來跑去——早晚需要有件褂子披披啊。而且，在她長大之前，誰又能預見到她所需要的其餘的全部東西呢？……可是粹拿·蕭並不在家；誰也不知道他甚麼時候才會回來。自從他爲了希望賺一點錢而爬過那重重的高山，兩年已經過去了。誰也不知道他到底還活着或是死了。

杜拉·茅從布袋裏抓出一把乾桑椹兒，攪在一塊平板上，用一塊圓形的石頭把椹兒磨成粉；然後把桑椹粉倒在一隻木碗裏，再抓一把來磨……

杜拉·茅在家裏穿的那件褂子很薄，並且滿都是破窟窿，從那些窟窿裏就能瞧見她

那被太陽晒成棕黃色的身體。她人很瘦，可是胳膊很健壯，並且發育得很好。她很有拍節地磨着前一年夏天的乾桑椹。她的兩條掖到頭髮裏去的黑辮子很不聽使喚，總是礙她的事，因此她就用赤着的拐肘急速地把它們撩起來。在高山區裏，所有的婦女都戴這種用山羊毛作成的辮子。杜拉·茅的辮子是黑的，老早它們就是黑色的了。只要再有權利戴一戴未出嫁的姑娘那種紅辮子，杜拉·茅甚麼都肯犧牲，可是那種日子早已過去了。她已經有了兩個孩子，而且只能想到他們。本來還有個老三，可是生了一場天花死去了。人們不大惋惜這孩子的死，因為像飛鳥、羊羣甚至毒蛇都可以吃得心滿意足，愛幹甚麼就幹甚麼，一點也不用掛慮；而在她——杜拉·茅——連最渺小的願望都達不到，那麼孩子又對她有甚麼好處呢？

事情可還不能這麼下去。一個孤單單的女人家既能養活自己的兩個孩子，就好放着別人的孩子不管呀！如果粹拿·蕭死了，她真沒有理由再苦等他；相反地，她應該開始打算另一個丈夫了。如果他還活着，那他只好去怪自己為甚麼不早點回來好了。鄰家那個邦第·蕭，怎麼就會傻里傻氣的，而且還長着個瘤子呢？健壯的單身漢是不會等待一個像杜

拉·茅這麼窮苦的女人的。邦第·蕭向她院子裏跑得愈來愈勤了，他問道：「我那隻小羊有沒有跑到你這兒來呀？」當然，他並沒有甚麼小羊，除了一隻長疥瘡的瘦驢子以外他甚麼都沒有。可是杜拉·茅假裝不知道這些，總是這麼回答：「沒瞧見。我想它不在這兒呢。」可是她畢竟還很年輕，她的身體還在燃燒着生命力，就像成熟了的莊稼一樣。她愈來愈想這麼對他說了：「去看看吧，邦第·蕭！我去打水的時候有個東西閃了過去，也許你的小羊跑到我屋裏去啦……」

邦第·蕭的胸脯和胳膊都很健壯；他愛用一種悅耳的嗓門唱一些稀奇古怪的歌；他逛蕩到別的村裏，常常帶回一些羊脂、乾肉、杏核或桑椹之類的東西來。瘤子嗎？瘤子是怎麼回事？這裏的人好像並不理會一個瘤子。哈索夫也長瘤子，可是這並不妨礙他找到一個年輕漂亮的老婆。胡士瓦·佐達、馬莫和胡估·拿佐也都長瘤子，可是他們照樣都有老婆，有家和桑樹；誰也不覺得他們跟別人有甚麼不同。邦第·蕭能和別人一樣地撒種，也能耕地、放牛、和往畦子裏澆水。不過他給惡鬼附了，這也許是眞事。或許因為惡鬼想從他身上逃跑，因此使他有時在地上噉咩、打滾、吐唾沫吧。可是這不是常有的事，大部分的時間裏邦第·

蕭還是高高興興無憂無慮的事實上，他比任何人都快活些。本來他可以給巴拉·貝克送點禮，換他一道神符治治病，無奈他太吝嗇了。如果邦第·蕭已經在她的屋裏把他的小羊找到，那麼她一定要他去買一道神符的！

桑椹粉滿了木碗，杜拉·茅就把它端進屋。她那赤着的健壯的雙腿給椹粉沾白了，所以她一進屋就把碗接到腿根，把它們撲掉。每粒糧食的麵粉都得節省啊，特別是現在又添了一張額外的嘴巴。杜拉·茅把椹粉倒在一塊布上，然後拿了空碗回到石板那兒繼續磨。太陽把石板晒得很暖，可是杜拉·茅的手卻凍僵了。她繼續幹着活，心裏想到了妮索。有這麼個孩子，也許很倒霉吧；說不定這會兒她正在屋裏咒罵自己的孩子呢。也許妮索會給她們帶來甚麼不幸吧。她已經八歲了，從各方面看，她還算結實；她也沒有甚麼給鬼附着的象徵。看起來，杜拉·茅對她沒有甚麼害怕的。

三

夏日裏，岩石懸崖上突出來的每塊梯田都變成一丈五尺或兩丈見方的田地。此地的

居民們在這些梯田的石面上撒一層又黑又平的泥土，然後種上飼草、大麥或豌豆。

可是冬天還沒有過去，這些小塊的田地裏依舊散佈着一些蓋了雪的石頭，它們整冬價從那些聳拔到雪頂山峯處的懸崖上落下來。自然，這些石頭並不會在人腳底下翻滾，因為它們很快地就凍住了；可是尖利的稜角都在雪裏埋着，要是赤腳在上面走，一定不怎麼舒服。

在去河邊的路上，妮索從梯田上一層層地走下來，扶着那些翹起來的石頭走着，就像爬一架高大的梯子一樣。她唯一擔心的是那隻帶在身邊的泥罐子；她時而把它頂在頭上，時而用她的小胳膊攬在胸前。

妮索的黑髮非常蓬亂，她沒有功夫爲自己的頭髮悲傷，也沒法拿甚麼東西梳一梳。那隻木梳給她姨媽霸佔着，是不許任何人動一動的。姨媽很偏心，有時她給自己的兩個孩子萃寶和米格西梳頭，卻從不給妮索梳。不過妮索從來沒有向姨媽要過東西——如果要過，她只是被潑罵一頓而已。夏天馬上就要來了，河水會變得更暖和一些，妮索也就可以自己動手洗洗頭髮，把咬得難受的蟲子洗掉了。

一股尖厲的寒風從山上刮了下來。妮索穿的這件用馬籠嘴帆布做的褂子實在是太短了，可是應該謝天謝地哩，因為總歸還有這麼點東西。前一年，杜拉·茅在她姐姐的小屋裏找到了這隻籠嘴，這或許是米·阿里弄走她姐姐魯撒·茅時丟下的。不然屋子裏怎麼沒放別的東西呢？杜布村裏一匹馬也沒有，即便有，誰也不肯把這塊從老遠地方弄來的好帆布浪費在一個籠嘴上。前年妮索就赤條條地在村裏跑來跑去，可是現在她已經八歲，幾乎該嫁人了，所以鄰居們都勸杜拉·茅說早到了給她穿衣服的時候啦。好久好久杜拉·茅才拿出來——這籠嘴本來有很多用場哩——可是總算沒有違背鄰人的勸說。她咒罵着這孩子，因為她常向她要東西，最後把籠嘴裁開，縫上兩根絨帶子，然後拿給妮索，惡狠狠地說：『來，穿上吧！』

妮索的新褂子活像一幅鎧甲，把她脖子上和胳膊下面磨起一片紅點子，接着這些紅點子就變成了惡瘡。妮索並不哭，她是個永不好哭的怪孩子。可是那些患處的樣子都很乾淨，而且痊癒了，馬上惡瘡只剩了一些疤痕。不過總不能否認，這件褂子是有一樁巨大的利益的，那就是它足能夠給妮索送終。

妮索已經來到這條淙淙作響的河上打水了。她走到河的盡邊，跳到一塊周圍冒水的石平頭上，緊抓著水罐，跪了下來。涼水冒著泡兒灌進罐口，在妮索手裏掙脫著。可是這孩子一直抓緊它，水一灌滿，她就吃力地把它舉到肩頭，然後頂到頭上。最後她回家來了。

該咒詛的風啊！它凍進她的骨頭了。窄狹的山谷上空那些雲彩像是永不散開似的，它們整冬僵在河流發源的冰凍山頂上游移著。對於這個世界，妮索知道得很少，可是她很明白，一切陰雲過去之後，太陽就會出來，一陣和暖的微風就要吹起，生活也就勉強可過了。

如果罐子底下的裂縫不再漏水才好呢！妮索擎手堵住它，可是水依舊順著她的胳膊流到臉上、脖子上，然後流到光光的肩膀上，就在冷風中凍住了。凍結的冰屑刺蝟侵蝕著她的肩膀，可是她不能撒手扔掉罐子。她打著牙戰，哆嗦著身體，踏著石頭向家走去，時時當心，以免滑倒。最後，她來到通達她家的那條險陡的小路上了。這條路遠得很，可是她頂著盛滿了水的罐子，爬不上那用小塊田地點綴著的梯田的懸崖。

如果魯撒·芽活在人世，她無疑地要像村裏的其他婦女一樣，去親自打水了。可是杜拉·芽心裏盤算著別的事情。對於這個不是親生的孩子的命運，她是絲毫不感興趣的。嘗

如說吧，杜拉·茅今天到哪兒去了呢？她只簡單地吩咐了一聲，叫孩子安靜地坐著，此後就整整一天不見影兒了。可是，如果要道破真情的話，妮索是很摸底細的。她知道姨媽究竟在甚麼地方消磨光陰。她自然是跟邦第·蕭在一起。這個邦第·蕭一天到晚不幹活，就會躺在山羊皮上彈他那隻兩根弦兒的琵琶。杜拉·茅每天都到他那兒，他們把門關上，其餘的時間在村裏就再見不到他們了。

妮索凍成這幅樣子，因此她再沒有比趕快到家更大的願望了。可是她不能不頂著罐子爬上山去，便只好加快腳步，從咬緊的牙縫裏喘著粗氣。

村裏的小石屋都是黑色的，每所小屋周圍都有一個空蕩蕩的院子，院子後面是一堵石牆。杜布村裏沒有街道——只有石牆之間的刮着風的小過道，這些過道很窄，怕連兩隻驢子都難以對面走過。冰山上的風已經把村子刮得很乾淨了，只有那些大石頭背後擋風的角落裏還積留着殘雪。村裏的人一個也見不到，因為誰肯在這樣大風天出去呢？並且在這嚴冬時節，又有甚麼可幹的呢？凡是還有槓粉和乾蘋果的人，就沒有離開小屋的必要——無論如何，他們總得等到春天才出來呢！